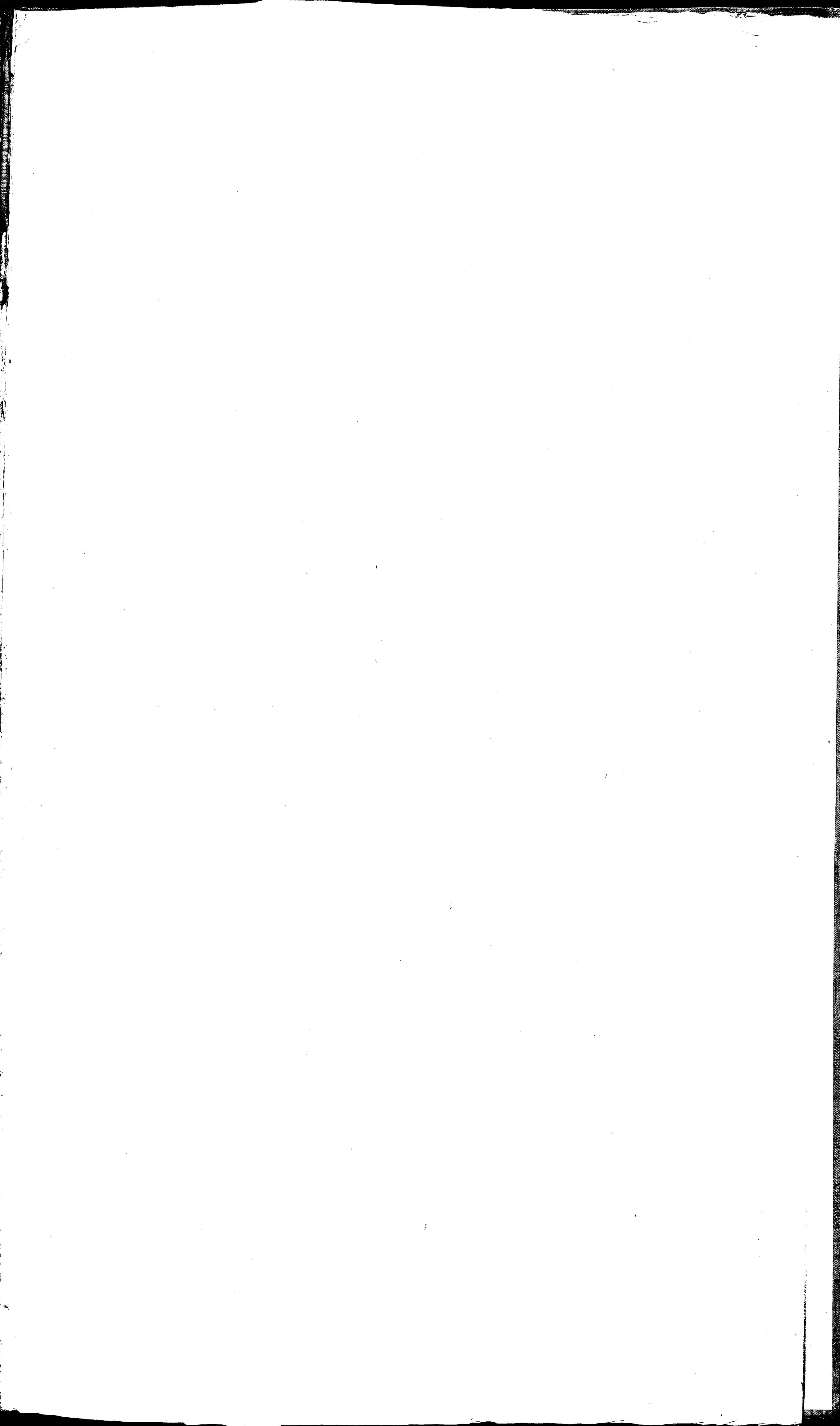


御題永樂大典

卷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七
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

卷之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七

十八養

黨



慶元黨

慶元黨禁古者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所以嚴其選於近習體而作姦犯付之有司。所以嚴其法於近習者。慮益遠矣。慶元大臣得君之初。招召群賢。一新庶政。方將措天下於太平之盛。而官府之間。近習竊柄。一鱗弗宣。萬事瓦裂。國家幾於危壞而不可救。是則立紀綱嚴界限。防微杜漸。在君相可一日不加之意哉。余於慶元黨禁而有感焉。因記其首末。淳祐乙巳至日。滄州樵叟序。

慶元黨禁首末僞黨共五十九人。

宰執四人。

趙汝愚右丞相。饒州留

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泉州王闢。

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周必大少傅觀文

殿大學士。吉州待制已上十三人。

朱熹。

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建寧徐

誼。權工部侍郎。溫州彭龜年。

吏部侍郎。台州陳傳良。

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溫州薛叔似。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章頴。權兵部侍郎兼

侍講。婺州鄭湜。權刑部侍郎。福州樓鑰。權吏部尚書。明州林大中。吏部侍郎。婺州黃由。權禮部尚書。平江黃黼。權兵部侍郎。臨安何異。權禮部侍郎。撫州孫逢吉。權吏部侍郎。吉州餘官三十人。劉光祖。起居郎兼侍讀。蜀呂祖儉。太府寺丞。婺州葉適。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財賦。溫州楊方。祕書郎。汀州項安世。校書郎。荆南沈有開。起居郎。常州曾三聘。知郢州。臨江軍游仲鴻。軍器監簿。果州吳獮。監察御史。潭州李祥。國子祭酒。常州楊簡。國子博士。明州趙汝謙。添差監左藏西庫。臨安趙汝談。前淮西安撫司幹官。陳峴。校書郎。溫州范仲黼。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成都汪達。國子司業。信州孫元卿。國子博士。袁燮。太學博士。明州陳武。國子正。溫州田澹。宗正丞兼權工部郎官。南劍黃度。右正言。紹興詹體仁。太府卿。蔡幼學。福建提舉。溫州人周南。池州教授。平江吳采勝。新嘉興府教授。宣州李臺。校書郎。蜀王厚之。直顯謨閣。江東提刑。紹興孟浩。知湖州。袁州趙鞏。秘閣修撰。知揚州白炎震。新通判成都府。普州武臣三人。皇甫斌。池州都統制。范仲壬。知金州。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太學生六人。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鱗。蔣傳。徐範。士人二人。蔡元定。編管道州。嘉定三年奉聖旨特賜迪功郎。呂祖泰。決杖配欽州。嘉定元年奉聖旨特補迪

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已上並見於當時臺諫章疏。秀巖李心傳。

朝野雜記所編攻僞學人。京鐘。右丞相。洪州。何澹。樞密。處州。劉德秀。諫議大夫。洪州。胡紘。御史。處州。倪思。尚書。湖州。李沐。正言。湖州。劉三傑。正言。婺州。施康年。正言。通州。姚愈。大諫。平江。陳賈。兵部侍郎。舒州。楊大法。侍御。婺州。張金。大諫。鎮江。錢象祖。參政。台州。葉翥。尚書。處州。許及之。樞密。溫州。張巖。侍御。楊州。諫讜。侍郎。興化軍。傅伯壽。侍郎。泉州。汪義端。中書舍人。徽州。高文虎。直院。明州。張伯垓。察院。秀州。鄧友龍。奏院。衡州。糜師旦。吏部侍郎。平江。趙善堅。林采。監察御史。沈繼祖。監察御史。興國。丁逢。川秦都太常。州。邵褒。司直。秀州。王沈。轉運使。錢鑿衡州守。余嘉。新州。教授。漳州。趙師召。迪。功郎。張貴謨。處州。黃掄。鄭丙。福吏部尚書。淳熙間。林栗。福兵部侍郎。淳熙間。王淮。婺丞。相淳熙間。寧宗皇帝之登極也。丞相趙汝愚。時知樞密院。求能通意於慈福者。有知閣門事韓侂胄。自詭於太皇太后焉。親屬請効力。遣入白。不許。出遇內侍關禮于門。告之。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命乎侂胄復入。使喻意於汝愚。其論遂定。侂胄繇此自謂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時汝愚方收名四方知名之士。聚於本朝。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初上在潛邸。聞朱熹名。每恨不

得爲本官講官。踐祚之日。以煥章閣待制召于長沙。熹在先朝累召不至。至輒不留。至是即日上道。惕然以時事爲憂。於免櫝已寓其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未幾內批逐首相留正熹至。上饒聞之。益有憂色。暨對行宮便殿。首奏陳之。有曰。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才。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啓私門。則釁蘖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又再三面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請對白。發侂胄之姦。適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爲計。熹累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之虞。登聞鼓院游仲鴻。汝愚客也。力諫汝愚不聽。而所倚以爲腹心謀事者。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胄請泄。又以內批斥去。熹不勝憤。遂因講畢。奏疏極言之。畧曰。朝廷紀綱所當嚴。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治世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

患。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可假借。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柰何又欲襲其迹。而蹈之乎。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勲勞。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參稽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徇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湏奏覆。但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至於孤危之踪。不敢自保。竊恐自今以往。不獲久侍清閒之燕矣。跡入侂胄大怒。陰與其黨謀。去其爲首者。則其餘去之易爾。所謂首者。蓋指熹也。乃於禁中。令優人效熹容。止爲戲。熒惑上聽。熹時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亦頗見嚴憚。於是侂胄之計遂行。及熹講筵。留身再乞。施行前疏。退

則內批徑下。朕憫卿耆艾。當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時紹熙五年甲寅冬閏十月十九日甲戌也。汝愚獨袖內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二十一年。侂胄使中使王德謙封內批以授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二十二日。給事樓鑰封還錄黃。舍人鄧駟面奏乞留熹。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二十三日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二十四日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還錄黃。二十五日有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郡劉光祖再上疏。留行不報。樓鑰再封還錄黃。二十七日有旨。依已降旨指。工部侍郎兼侍講黃艾。因講問逐熹之驟。豫豫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講孫逢吉上疏留熹。又因講權輿之詩。反覆以諷。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時侂胄欲用優人王喜爲閣門祗候。喜即前日效熹爲戲者。逢吉誦言。將入諫乃止。監察御史吳獵。入劄子乞留熹不報。登聞鼓院游仲鴻上言。朱熹海內名儒。首蒙收召。四方傳誦。以爲天下大老。歸之。纔四十餘日。復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弔。以爲天下大老去之。則人孰不欲去者。若正人盡去。陛下何以爲國。願亟還朱熹。毋使小人得志。養成亂階。時侂胄勢方盛。人皆爲仲鴻危之。熹以十月辛卯入見。中間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面對賜食各一。在朝甫四十有六日。云。熹去彭龜年遂徑論。侂胄竊弄威。

福爲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讀劄子畢。又奏只緣陛下近日遂得朱熹太
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
人如此之難。上初欲兩罷之。汝愚開陳欲兩留之。既而內批彭龜年與郡
節度使吳琚嘗言時上無堅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之。則去之必矣。侂胄
既留勢益張。先是侂胄恃功。意望建節。恨汝愚抑之。有怨言。僉書樞密院
羅點慰解之。徐誼爲京尹。勸汝愚以節度與之。汝愚悔。遣人諭侂胄。侂胄
答語不遜。遂日夜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爲人疎直。不虞其奸。
會汝愚奏除劉光祖侍御史方進呈知樞密院陳騤忽奏光祖與臣有嫌。
今光祖入臺。願先避位。汝愚愕然而止。侂胄遂內批御史中丞。蓋侂胄與
騤合謀已定。獨汝愚未之覺耳。汝愚奏乞令近臣舉御史。有大理寺簿劉
德秀者。與侂胄深交。乃諭中司令薦德秀。時近臣薦者甚衆。侂胄下內批
令用中司舉者。德秀既除監察御史。其黨以次而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
工部尚書趙彥逾者。汝愚謀立上時。遣達意於殿帥郭杲事定。亦汝愚引
已同升。而止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彥逾遂與侂胄合。未幾改除四川制
置。彥逾愈恨。入辭疏廷臣姓名于上。指爲汝愚之黨。曰老奴已去。不惜爲
陛下言之。而上亦疑矣。會僉書樞密院羅點尚書黃裳卒。裳潛邸舊臣。上

所倚信點既卒。侂胄又亟擢其黨京鐘汝愚由是益孤。至是中書舍人陳傳良監察御史吳彊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群憲附和。視正人如寇仇。衣冠之禍自此始矣。侂胄欲遂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胄然之。慶元元年乙卯春正月二十五日辛亥。遂擢其黨將作監。時李沐為右正言。使擊汝愚。二月二十一日丁丑。右正言李沐上殿。乞罷汝愚政柄。以尊安天位。塞絕姦原。是日右丞相趙汝愚乞罷政出浙江亭待罪。詔中使宣押赴都堂治事。李沐又乞更不宣押。是晚鎖院。二十二日戊寅。汝愚罷右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制詞畧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既隆翊戴之勲。尚期啓沃之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起居郎權直學士院鄭湜草也。湜坐無貶詞。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二十三日己卯。權兵部侍郎章穎與郡以上疏留汝愚也。右正言李沐論其附上罔下。繼與宮觀。二十四日庚辰。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徐謹亦坐上疏論救汝愚罷去。御史中丞何澹。殿中侍御史楊大法。監察御史劉德秀。劉三傑。論汝愚冒居相位。今其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伏乞寢其福唐之命。令其職名奉祠社門。省咎。二十八日甲申。有旨依所乞。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復上疏留汝愚。李沐又劾之。三月二十九日甲寅。祥簡並罷。夏四月二日。太府寺丞呂祖儉疏留汝愚。併論朱熹。彭龜年等不當逐。語侵。侂胄。四日戊午。詔呂祖儉。明比閭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駢封還錄黃。五日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竄斥。以示寬容。自合書行。於是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鱣。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其畧曰。臣聞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而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深。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群小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盡去其朋黨。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斃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後。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我宋不競。貽禍至今。此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者。臣竊見近者諫官李沐。論前相趙汝愚所爲乖戾。隨即罷去。若慮陛下父子之際。懷不自安。故黜汝愚以謝天下。亦未爲過。如沐所言。則以為汝愚自居同姓。數談夢兆。專政擅權。欺君植黨。殆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其實不然。汝愚之去。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為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道路譁然。以為李沐內結權倖。陰有指授。率爾肆言。全無忌憚。廟堂屏息。不敢異議。天下扼腕。氣將奚伸。其氣燄已足。以熏灼朝路。撼搖國勢。陛下

若不亟治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
危疑變在朝夕當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使陛下得以成壽康皇
帝揖遜之志行孝宗皇帝未舉之喪雖百李沐固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
愚方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於此時為利上下安妥乃有
異意乎李沐輒以危言悚脅陛下巧於中傷君子立威名情狀敗露願陛下
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灼李沐
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竊李沐以謝天下六日庚申詔宏中等妄亂
上書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駢言臣仰惟國家開設
學校教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朝仁
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本貫或他州聽讀而已紹熙間有
布衣俞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誠不為過太上皇帝始者震怒
降旨編管已而臣寮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中等六名若以
扇搖國是罪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為至寡聖
明初政仁厚播聞睿斷過嚴人情震駭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詔駢依已
面諭施行未幾馴罷知泉州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錢象祖遣人逮捕諸
生押送貶所宏中衛仲鱗範皆福州人端朝溫州人傳信州人傳久居學

校忠鯁有聞。扣闈之事。皆其屬藁。同日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右正言。時知名之士。罷斥相繼。人情洶洶。侂胄患之。侍御史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廷。有不如詔者。重寘典憲。五月十三日。命直學士院傳伯壽降詔。如請。伯壽乃自得之子。自得乾道間以不受曾覲之招。名聞四方。至伯壽則奴事侂胄。隸入蘇師。旦致身通顯。其弟伯成非其所爲。每切責之。至是伯壽首草詔以詆善類。六月十七日。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奕。國子正陳武。皆罷去。司業汪達入劄辨之。德秀以爲之言。達亦罷。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除不附已而已。不能巧焉。說以網善類也。先是熙寧間。程顥。顧傳孔孟于載不傳之學。南渡初。其門人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而得其傳。致知力行。其學大振。學者仰之如太山北斗。而流俗醜正。多不便之者。蓋自淳熙之末。紹熙之初也。有因爲道學以謀孽之者。然猶未敢加以醜名攻詆。至是士大夫嗜利無耻。或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爲異者。皆道學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名道學。則何罪。當名曰僞學。蓋謂貪黷放肆。乃入真情。其廉潔好脩者。皆僞人也。於是愴士險狠。猥薄無行之徒。利其說之便已。揚袂奮臂。以攻僞干進。而學禁之。

禍自此始矣。二十四日劉德秀上疏乞考覈真偽而辨邪正。御史中丞何澹急啟執政。秋七月十三日上疏論專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詔榜朝堂。十九日吏部郎官麋師旦建言。請考覈真偽。遂除左司員外郎。是時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御史中丞何澹上言。在朝之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當去者。七月以御史中丞何澹疏落趙汝愚大觀文。冬十一月監察御史胡紘奏。汝愚唱引僞徒。謀為不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誼坐黨汝愚。亦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中外震駭。朱熹時家居。自以蒙累朝廷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寃。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至賈禍。熹不聽。門人蔡元定入諫。請以著決之。遇遜之同人熹默然取奏藁焚之。因更號遜翁。遂以疾丐休致。慶元二年。御史中丞何澹除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四日甲辰。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劾留正四大罪。首論其招引僞學。以危社稷。僞學之稱自此始。是月二十日丙子。趙汝愚歿于衡州。汝愚既責零陵。過衡陽而病。又為守臣錢鍪所窘逐。服藥而卒。天下冤之。時有迪功郎趙師召者上書。乞斬汝愚。雖事不行。然侂胄之黨。以汝愚有定策功。惟恐其

復進。故當時謂汝愚不死。事固未可知也。二十七日計聞。有旨復元官。許歸葬。二月。省闈知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上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夏六月乙丑。度支郎中淮西總領張金言。邇者僞學盛行。賴陛下聖明罷斥姦回。登用賢哲。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爲前日之習。願陛下明詔大臣。上下一心。堅守勿變。毋使僞言僞行。乘間以壞既定之規摹。乃除尚左郎官。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根株斷除之。一時號爲君子。無不斥逐。太皇太后聞而非之。二十六日甲戌。御筆今後給舍臺諫。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稱朕意。侂胄及其黨。皆怒。遂令臺諫爭之。於是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監察御史姚愈。張伯垓。力爭以爲不可。乃改爲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御筆之出也。殿中侍御史黃黼獨贊之。與同列異。秋七月。姚愈除殿中侍御史。黼除起居郎。權兵部侍郎。未幾罷去。八月九日丙辰。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近元惡殞命。群邪屏迹。而或者唱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望宣諭宰執。應僞學之黨。曾經臺諫論列者。住進擬遂遷。

起居舍人。冬十二月三日陳賈自寧國府除兵部侍郎。以賈淳熙末嘗擊朱熹故也。先是熹乞追還職名及改正過過待制恩數。繼又乞致仕。朝廷不許。臺諫洶洶。爭欲以熹爲奇貨。門人楊楫聞卿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亟以書告熹。熹報曰。死生禍福久矣。置之度外。不煩遠慮。然群檢相顧。久之不敢發。獨監察御史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者爲小官時。嘗採摭熹語益之說。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監察御史。紘以藁授之。繼祖銳於進取。謂立致富貴。遂奏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喚衆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麤食淡。衣襪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公不廉等十罪。乞褫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送別州編管。二十六日。旨依蔡元定編管道州。慶元三年丁巳。春正月。省劄始至。熹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熹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爲和平。翌旦諸生乃知其有指揮。時郡縣捕蔡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爲變。毅然上道。熹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簫寺。坐客感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又曰。季通之行。無

幾微不適意。一子服獨爲之泣涕流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道也。明年元定卒于道州。熹爲之慟。元定師事熹。而熹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與元定商確之。嘗輯其講論之辭。曰翁季錄者。蓋引以自匹也。常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及其貶也。恨無可與晤。其歿也。祭云。以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蓋深致其哀。熹嘗謂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爲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嘿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元定不以爲是。獨引程氏說。以爲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熹再與元定辯論。始悟其說。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之元定。而後爲之折衷。同門寡二。以故小人深嫉之。故是時有朱熹唱僞。蔡元定實羽翼之之奏也。二月丁巳。大理司邵襄請明詔大臣。自今權臣之黨。僞學之徒。不得除在內差遣。六月癸卯。言者又論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所謂狀元省元。與兩優釋褐者。非其私徒。即是其親故。望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宣教郎錢文子。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圃當召試。徑就部注。潭州醴陵知縣而去。時人稱之。閏六月六日戊寅。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僞學之黨。變

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及論留正。共引僞學之罪。迄胄大喜。即日三傑除
右正言。留正送邵州居住。秋九月二十七日丁卯。言者論僞學之禍。望申
飭大臣。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
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且結朝典之罪。秋當大比。漕司前取家狀。必欲書
委不是僞學五字於後。時有柴中行者。爲撫州推官。獨移文漕司。稱自幼
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冬
十二月丁酉。知綿州王沈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薦舉。關陞。及
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吏部侍郎黃由奏。
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岩論。由附
權臣。植立黨與。由遂罷去。未幾擢沈利路轉運判官。慶元四年戊午夏
四月。右諫議大夫姚愈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爲道學之名。權臣力
主之說。結爲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五月己酉。遂命直學士院兼中書
舍人高文虎草詔曰。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
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
茲。弗廸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乖。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
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諸賢。而不忠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

寧弗汝瑕珍。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狃于國
 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滌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
 與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各宜改視。固
 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
 罰無赦。布告天下。毋忽。愈上此奏。侂胄大喜之。未幾。遂遷兵部尚書。御史
 中丞。秋七月己未。直寶文閣都大川秦茶馬丁逢入見。極論元祐建中調
 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爲證。時薛叔似葉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
 家爲郡。故逢有是言。宰執京鏗何澹然之。翌日除軍器監。慶元五年己未。
 正月詔彭龜年追三官勒停。曾三聘追兩官。蔡璉補進義校尉。用璉誣告
 汝愚事也。初汝愚定策之時。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欲行漏泄。汝愚覺而
 因之上即位。遂從輕決配四年冬。竄歸肇下。用事者聞之。以爲奇貨。乃使
 璞排日供具。誣汝愚定策時謀。凡賓客所言。共七十餘紙。文書既就。乃議
 送大理。時侂胄之黨。欲捕龜年。三聘及徐誼。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送棘
 寺。中書舍人范仲藝草駁奏。抽錄黃。見侂胄語之曰。公今日得君。凡所施
 爲。當一以魏公爲法。章蔡之權。非不盛。至今得罪。清議以同文之獄。故爾。
 侂胄曰。某初無此意。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鏗劉德秀。實

主其事。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既而諫官張釜陳自強御史劉三傑。張嚴程松連疏有請。詔以累經赦宥。遂有是命。鐘德秀在侂胄之門。最爲凶險。侂胄未顯時。惟二人與之深交。及用事所爲。暴悖皆二人教之。是歲劉光祖撰涪城學記。有世方以道爲僞。而以學爲棄物。夫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盍謹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之語。二月乙酉。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臣。蓄憤懷姦。欺世慢上。五罪。詔光祖落職房州居住。夏四月辛亥。監都進奏院鄧友龍。請明詔大臣。用捨從違。謹所決擇。友龍尋除監察御史。秋九月十一日甲子。進士呂祖泰。投匦上書。畧曰。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悟耶。陳自強何人也。徒以侂胄童儒之師。而躡致禁。從陛下舊學之臣。若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胥吏。周筠韓氏之廝役。人盡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所謂周筠者乎。其妄自尊大。卑陵朝廷。一至於此也。願陛下亟誅侂胄。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逐陳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雖怒甚。恐重違人心。會方行明堂禮。故未及。

問。十八日辛未。禮成。肆大旣後。五日丙子。乃批旣云。呂祖泰挾私上書。語
 言狂妄。送連州拘管。右諫議大夫程松。殿中侍御史陳讜。皆祖泰有當誅
 之罪。今縱不殺。猶宜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是日得旣。今送臨安府。從杖一
 百。真決免刺面配欽州牢城。祖泰字泰然。元祐戶部尚書公孺之五世孫
 也。寓居無錫縣。性疏達。尚氣義。既得罪。士大夫勞之者無悔色。侂胄猶憐
 之。祖泰始自分必死。獨與以身悟朝廷。就逮無懼色。京尹趙善堅受侂胄
 計。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亦有共爲章者乎。汝第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
 曰。何問之愚也。吾固自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具與人議乎。善堅曰。汝病
 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廷
 中聞之。悚然有嘆息者。時有太學生於齋生。題名中削去。何澹名字。以其
 嘗排道學也。澹時已顯大怒。於京尹因其出使不逞者。與其閑遂捕治之。
 太學生教陶孫者。爲詩以弔汝愚。而侂胄未得其名。俾其人併承之辭不
 伏。乃移送大理。命獄丞劾其事。掠治無完膚。獄竟不就。猶坐不應削澹名。
 送嶺南編管。陶孫詩云。左手旋乾右轉坤。諸公相顧尚流言。狼胡跋扈傷
 姬。旦漁父沉淪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
 忠獻。休說如今幾世孫。陶孫福州人。數年後登進士第。獄丞用此除工部

郎官。冬十一月乙亥。殿中侍御史陳讜請明詔大臣於進擬人才之初審。其邪正而毋俟乎繖駁。十二月甲午。議者又言。今奸偽之徒。呼嘯朋侶。以圖報復。當戒其漸。望自今回心向道者。姑與外祠。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長惡弗悛。負固不服者。必重寘典憲。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宿道向方。慶元六年庚申三月己未。朱熹寢疾。諸生惟葉賀。孫蔡沉。九人在側。沉元定子也。辛酉解太學誠意章。此爲熹絕筆。甲子卒于正寢。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訃。遠者爲位而哭。蔡沉主喪。役黃榦。主喪禮。冬十一月葬于建陽之唐石。時偽黨禁嚴。守則侂胄之黨。傳伯壽也。然會葬亦幾千人。是月庚午。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期以一日聚于信上。送偽師朱熹之葬。臣聞偽師。徃在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在湖南。則湖南之徒盛。每夜三鼓。聚于一室。偽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或更相問答。或轉相問難。或吟哦經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嘿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如遇夜則入。至晚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教。觀其文。則對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錄。雜之以魔書之詭秘。倡之以魔法之和同。今熹身已歿。其徒不忘。生則畫象以事之。歿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會聚之間。必無美意。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謬議。時政之得失。望令

守臣約束。仍具已施行。申尚書省從之。范念德為鑄錢司主管官。公檄檢視坑場。便道會葬。歸未至鄱陽。有旨。鑄官罷任。蓋臺諫劾其離次會葬云。嘉泰元年辛酉春二月己亥議者又言偽學之徒餘孽未盡革願於聽言用人之際。防微杜漸。制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降充少保。依舊職致仕。先是呂祖泰上書既配欽州。至是監察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端有自。宜加黜削。故有是命。自烹獲罪黨禁益譁。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考校。皆爲厲禁。姦貪狼籍。暴慢恣肆之徒。紛紜並起。填塞要塗。士知務修飭。守廉隅者例取媢侮。或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懷懦者。更名他師。過名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烹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爲少輟。時多勸烹以謝絕生徒。儉德避難者烹笑而不答。與學者黃幹書曰。前此常患來學之徒。真偽難辨。今却得朝廷如此大開爐鞴。燬煉一番。一等混淆夾雜之徒。不須大段此磨勘辯。而自無所遁其情矣。先是有新州教授余嘉者。上書政府。乞斬烹。右丞相謝深父語人曰。彼何罪。暨烹既歿。言者猶不能已。蓋侂胄用事以來。一等小人知素不齒於名勝。懼一旦善類復用而已。斥去。於是橫身以任其責。京鏗。何澹。劉德秀。胡紘。四人實專偽學之禁。爲侂胄斥逐異已者。群小附之。

牢不可破。鍾澹秀皆江西人。鍾淳熙中以檢正報謝虜廷。固爭撤樂。孝宗嘉之。遂除侍從。會汝愚自蜀召還。上諭人臣。除鍾四川帥。汝愚聞之。謂人曰。鍾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由是兩人有隙。汝愚得政。鍾時為刑部尚書。亟納交於侂胄。繼擢執政。自是爲侂胄謀主。丙辰春正月。遂除右丞相。德秀自重慶守入朝。不爲時相留正所知。以著作佐郎。范仲黼正之客也。請爲之地。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無安靜之理。不得已除大理寺簿。德秀怨仲黼薦已不力。併憾之。侂胄既除德秀監察御史。遂爲侂胄鷹犬。丙辰春既劾正四大罪。遂仲黼罷之。胡紘甲寅冬。纔爲進奏院。未爲人所知。趙汝愚時奪職居餘干。侂胄意未快。會有薦紘可備鷹犬者。次年六月十七日。遷司農寺簿。九月十七日。除秘書郎。十一月八日。除監察御史。後九月。汝愚有零陵之命。用紘章疏也。時侂胄欲論朱熹。無敢先發者。紘銳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建方喪之義。遷太常少卿。紘遂以藁授沈繼祖。澹始以留正薦。自權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首擊周必大。罷之。未幾。遷中執法。一時名士。排擊殆盡。大爲清議所薄。會有本生繼母之喪。徘徊不肯去。太學生喬嘉等。移書切責之。太常亦謂當申心喪。不得已乃去位。時辛亥秋八月也。癸丑冬十一月。當免喪時。汝愚已執

政。止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澹愈怨恨。祈哀侂胄。乙卯夏五月。遂除澹御史中丞。自是力主僞學之禁。以至執政。己未春二月三日。罷吏部侍郎。七

月二十三日。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庚申秋八月十四日。鎧以左丞相死于位。獨澹未去也。辛酉歲七月十三日。澹罷知樞密院事。侂愾盡去。侂胄亦厭前事。欲稍示更改。以消釋中外。意時亦有勸其開黨禁以杜他日執復之禍者。侂胄以爲然。嘉泰二年壬戌春二月朔。詔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趙汝愚曩因衆論。寘掛深文。朕以其屬籍之聯。累經赦宥。可復資政殿學士。於是黨人之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黃灝。詹體仁。遊仲鴻。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或典州。或官觀。又削薦牘中。不係僞學一節。俾勿復有言。時朱熹歿已踰年。而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還政。十月二十四日。詔朱熹以次對致仕。閏十二月制周必大少傳。留正少保。嗣後僞禁稍解。然宗師既亡。義理日喪。風俗自是大壞。侂胄以專擅爲當然。而恣其所爲。小人以無耻爲常事。而恬不之愧。舉朝之臣。知有侂胄而不復知有人主。雖往時坐黨被斥之人。亦有趨趣於侂胄之門者矣。其禍極於開邊而後已。許及之舊與薛叔似同擢補遺旨。爲善類所予黨事既起。叔似累斥逐。許乃更遷給事中。吏部尚

書既而踰二年不遷乃間見侂胄叙其知予之意及乘遲之狀不覺涕零繼以屈膝侂胄測然語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不數日遂除同知樞密院事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矣許爲吏部尚書適後至閤人掩關拒之許大窘會門閘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賓尚書屈膝執政傳以爲笑侂胄有愛姬小故而出錢塘知縣程松聞之亟賂牙會以八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之中堂夫婦上食事之甚謹姬皇恐莫知所爲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則知其事大怒松即上謁曰頃聞有郡守赴闕者欲得斯人懼遠方小吏不識事體他日有誤顧某忝爲赤縣職所當知故爲玉取之耳侂胄意少解姬既再入侂胄尚未平姬具言松所以謹待之禮侂胄大喜即日躡除太府寺丞後兩旬遷監察御史踰年擢右正言數月遷右諫議大夫既而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松壽侂胄遣問之曰柰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距留妾恰三年其復帥屬貳官責詞有處汚穢而不差莫汝爲甚之句蓋謂是也松池州人侂胄妻早死有四妾皆得郡封所謂四夫人也其次又十人亦有名位丁巳秋冬之間有獻北珠冠四枝者侂胄喜以遺四夫人其十人皆愠曰等人耳我輩不堪戴耶侂

胄患之。趙帥師罷。時以列卿守臨安。徵聞其事。俛胄入朝未歸。京尹忽遣人致餽。啓之。十珠冠也。十人者大喜。分持以去。俛胄歸。左右以告。俛胄未及有言。十人者咸來致謝。遂已。翌日。都市行燈群婢皆頂珠冠而出。明日語俛胄曰。我曹夜來過朝天門。都人聚觀。直是喝采郡王。柰何不與趙大卿轉官耶。翌日又言之。於是又有工部侍郎之命。正月十八日也。俛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指其竹籬茅舍曰。此真田野間氣象。所惜者欠鷄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嗥于叢薄之下。亟遣視之。京尹趙侍郎也。俛胄大笑。其後師署坐他事罷官。諸生爲詩謔之。有也曾學犬吠村莊之句。指此也。紹興末年以來。臺諫每月必一諫請對。察官每月必一言事。從官兩月必一求見。否則謂之失職。自俛胄扼塞言路。從官既不言事。臺官亦多牽掣。凡所論列。若位望稍高之人。蓋皆有所受。此外則每月將終。必按小吏二三人。謂之月課者。猶及釐務官與郡守之屬。已而浸及屬官掾。是後則簿尉監當皆在月課之列矣。又泛論君德時事之類。皆取其陳熟緩慢。純無櫻拂者言之。以至百官輪對。監司師守奏事亦然。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藉手。臺諫官則曰。聊以塞責。有監察御史當應課。乃言都城貨炒粟者。皆以黃紙包之。非便乞禁止。聞者哂之。陳自強丙辰夏以選入都。欲求諸州學。

官闈見執政皆不遂。其所居逆旅主人善拂菴。自強一日見其出。問所之。曰某爲儀同擊茶。月給十千。日三往府中。每往擊茶一甌而已。餘無事也。自強太息曰。我嘗權儀同先生。主人曰。官人求闈不遂。盍見儀同乎。自強曰。吾貧旅費垂盡。聞見儀同所費不少。安能辦之。主人曰。俟語次試爲拈出。旬餘無耗。一日自強方閑坐。有直省官持呼召。来日午後至府相見。自強莫知所謂。比至則侍從官以次畢集謁入。傳令先召知丞。俛胄命設褥于堂上。鄉之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踖。莫敢居上者。俛胄徐曰。先生老儒。沉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連章薦其才。遂除太學錄。未踰年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又數月爲秘書郎。入館半歲。除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半月餘。遂秉政。繇選人至樞府。首尾四年。俛胄用事。賄賂盛行。四方饋遺。公至宰執臺諫之門。人亦不以爲訝。其所用如自強之徒。尤貪鄙。書題無并字者。輒不開。嘉泰之火。自強爲右揆。火及其府。主帑吏請筦鑰于自強。自強聞變口啞。而不能言。鑰在其衣帶間。吏不敢解。由是橐橐無失遺者。自強移居都亭驛。平旦百僚往省之。自強大言曰。郭殿前號令可謂不肅。衆謂救火無策。未敢對。自強徐言曰。昨從渠假五十兵。般檣仗。遂去失一金注椀。衆愕而退。事定。俛胄謂群公曰。丞相生事。一委於火。可憐。

湏當少助之。於是侂胄首遺萬緝。已而餽者踵至。諸道及列城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緝。遂倍所失之數。火之始作也。或爲之賦曰。公議不明。臺

遂焚於御史。斯文未喪者僅保於秘書。其末句云。嗚呼。自生民以來。未嘗見此一火。有選人家閨中。其父與自強有舊。入都求爲掌故。自強對衆厲聲曰。外間豈不知近旨。見闕方除。此何可得。衆爲之踧踖。後旬日竟除掌故。或疑其由徑而得者。問之。徐曰。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固造化耶。其人即坐側。取一幅示之。乃自強答書也。略曰。珍貺鼎至光耀老目。或問珍貺之名。曰。書生安得珍玩。比所請不遂。適從王家肆中見金栗臺盞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緝得而獻之耳。聞者嘆息而去。丁巳歲。侂胄生辰。宰執侍從至四方牧守。皆上禮爲壽。直寶文閣。四川茶馬獻紅錦壁衣。承塵地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堂等。蓋密量其度而爲之也。吏部尚書獻紅牙果卓十位。衆以駭之。權工部尚書獻真珠搭擋十副。光彩奪目。蓋大長公主奩中故物。司農卿兼知臨安府。最後至出小合。曰。寒生無以爲獻。有步果核。姑脩一觴。啓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有大北珠百枚。衆皆慙阻。丁卯歲。侂胄生辰。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獻于天慶觀之廡下。都人輒往觀之。其首列有紅榜大書云。門生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自

強恭遇恩王太師平章郡王降誕之辰。仰祝釣筭。蘇師旦者。平江書佐。侂胄頃爲兵馬鈐轄。從府假筆吏。以其冷局。俾師旦行。侂胄滿歸復還府下。丘密爲守。嘗以事怒師旦。編管秀州久之。侂胄知閣門事。師旦困甚。徃依之。侂胄寘之門下。未久。上登極。遂以歸。師旦竄名藩邸。吏士內用。隨龍恩得官。侂胄以其辯慧愛之。每朝廷有議論。或使之傳言於大臣。大臣亦與之立語而已。當時侍從或與之接坐。在禁林事。師旦尤甚。有愛妾曰。蠟梅。以秀慧聞于東南。師旦至其家。則三人參坐縱飲。未幾。師旦除帶御器械。遷知閣門事。樞密都承旨。幹辦皇城司。權勢日盛。乃自名蘇氏之出子。陳韓總蜀。計爲建景蘇樓于眉州市。以悅之。嘉泰三年癸亥夏五月戊寅。陳自強拜右丞相。首除師旦定江軍節度使。又有周筠者。本侂胄家蒼頭。亦侂胄淑皇后姨夫。補官爲浙西兵馬都監。權任在師旦之亞。吳氏世職西陲。威行四蜀。列聖皆留其子孫於朝。所以爲慮者甚遠。吳曦久蓄歸蜀之志。朝廷不許。侂胄欲握兵權。辛酉改元。秋八月己卯。遂遣曦還蜀。爲諸軍都統制。開邊之禍始此。嘉泰四年甲子春正月。辛棄疾入見。陳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侂胄大喜。遂決意開邊。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二十六日壬子。宰執陳自強等四人援國朝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臺諫。鄧友

龍等相繼有請。秋七月四日己未自強等再奏。五日庚申。倪胄除平章軍國事。十日乙丑樞密都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宮觀開禧二

年丙寅春三月十二日癸巳命吳曦爲四川宣撫副使夏四月十七日戊辰兼陝西招撫使二十六日丁丑曦遣客姚淮源詣虜獻關外四州求封

爲蜀王五月十四日癸巳諸軍大於唐州六月金人封曦爲蜀王賜以金印冬十月二十九日丙子虜人渡淮十二月二十六日壬申夜興州天赤

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日摩於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二十七日癸丑吳曦稱蜀王開禧三年丁卯春正月二十八日甲辰曦僭位于興州二

月十三日己未曦反書聞朝廷大震。倪胄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與御劄同發二十九日乙亥四川隨軍轉運安丙以義士楊巨源正將李好義

之衆討曦誅之蜀口淮漢之民死於兵火者不可勝數社稷幾殆而倪胄弄兵之意未已國人憂之於是又有去凶之議焉十一月三日乙亥上與兩

宮大臣定計。倪胄伏誅御筆韓侂胄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時禮部侍郎史彌遠兼資善翊善建去凶之策久之得密旨乃以告參政錢象祖李璧二月甲戌皇子榮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本公司公事夏震選

兵三百防護。侂胄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象祖欲奏審。彌遠夜往其府趣之。李壁亦言恐事留或泄。乃已。次早。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其從者皆散。護聖步軍準備將夏挺以帳下親隨三十四人擁侂胄車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三百執弓鎗刀斧護至玉津園側殛殺之。是日新除諫議大夫林行可方詣對。自強至漏合語同列曰。大坡今日上殿俄而侂胄前駁至。象祖彷徨不知所出。尋報侂胄已押出。權吏部尚書兼權給事中陸峻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善堅聞之失色相與耳語。同列叱之。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二參政保全。象祖壁赴延和殿奏事。四日丙子。侂胄自強並罷爲醴泉觀使。五日丁丑責侂胄爲和州團練使。郴州安置。自強追三官永州居住蘇師旦特決脊杖二十配吉陽軍。六日戊寅詔侂胄改送英德府安置。自強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是日又詔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陽軍。籍沒家財。自強送韶州並安置。有司簿錄侂胄家得師旦所與書云。步軍司人少。殿前司人多。今欲殿前司人只與步軍司相等。却撥殿司所多之人。別立一軍。使信臣掌之。信臣師旦自謂也。七月己卯詔師旦處斬。命廣東憲臣蒞其刑。妻子編置周筠决脊杖刺配嶺外。明年正月右諫議大夫

葉時。殿中侍御史黃疇。若監察御史章爌。余崇龜等上言。侂胄專政無君。僭上不道。乞梟其首。領置之淮甸。積屍叢冢之間。以謝天下。三月二十六日乙未。詔臨安府遣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斷。侂胄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四月十九日戊午。自強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籍沒家財。十月詔蔡璉追毀出身文字。除名勒停。贛州牢城。侂胄既誅。熹汝愚之大忠。始暴白於天下。詔書加二臣贈謚。嘉定元年戊辰春二月。詔趙汝愚盡復元官。賜謚忠定。朱熹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賜謚曰文。又詔應前姦言誣史。並行改正。於是彭龜年。孫逢吉。呂祖儉。以次賜謚錄其後。黨錮諸臣。以次召用。秋七月四日辛丑。詔呂祖泰改正過名。特補上州文學。改授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冬十二月十三日己卯。詔襄錄上書六士。楊宏中。徐範。張衡。各循一資。周端朝。林仲鱗。各免文解。蔣傳已亡。詔以束帛賜其家。十二月。御筆趙汝愚特贈太師。追封沂國公。嘉定三年庚午夏五月。詔追贈熹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門人蔡元定。亦特贈廸功郎。元定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問學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愍之。其贈爾官。以慰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

哉。今上皇帝寶慶三年丁亥春正月御筆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紹定三年庚寅秋九月改追封徽國公端平丙申八月詔汝愚配享寧宗廟廷嘉熙元年丁酉秋八月詔汝愚追封福王淳祐元年辛丑春正月御筆周頤程顥張載朱熹列于從祀。迄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官省權震天下初以預聞內禪爲已功竊取大權中則大行竄逐以張其勢始則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後則託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衷引奸邪分布要路陵悖聖傳以正學爲僞學橫誣元老以大忠爲大逆私意流行凶燄日熾交通賂遺奔走四方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倨肆於掖庭創鑿亭園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凡除擢要臣選用兵帥皆取決於廝役蘇師旦之口已所欲爲不復奏稟徑作御筆批出軍事既興又置機速房于私第應御前金字牌悉留其家凡所遣發未嘗閑白方其出入禁廷了無顧忌雖孝宗皇帝疇昔燕坐思政之所亦偃然冒居老宮人見之爲之感涕歲時錫宴內廷親王戚里預焉可也師旦刑餘賤隸乃邀至其間更相酬酢襄瀆名分一至於此勢談熏灼視公卿如奴僕宰

相以。下。匍匐走趋。一則恩王。二則恩王。甚者尊之以聖。呼以我王。除太師麻制。有聖之清。聖之和等語。除平章麻詞。有超群倫。洞聖域等語。高文虎之子似孫爲祕書郎。因其誕日獻詩九章。每章一錫字。俛胄當之不辭。辛棄疾因壽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由是人疑其有異圖。自知積失人心。中外嗟怨。乃爲始禍之計。蓄無君之謀。輕動干戈。圖危宗社。盛夏出師。沿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膽塗地。死於非命。不知其幾千萬人。與逆賊結爲死黨。假之節鉞。授以全蜀兵權。賊之叛逆。誰實使之。方賊之叛。蜀人盛傳虜封俛胄爲吳王。又謂俛胄與賊分吳蜀之地。而王之。有司簿錄其家。多有乘輿服御。如居用木圍寢。用龍衾。坐用升龍牙床。飾以真紅條結。如此等類。意欲何烏。察其本心。稽其稔惡。雖寸斬之。不足以謝天下。殛死之日。京師士女歌舞于市。方其盛時。鋤害善類。不遺餘力。及其敗也。黨錮諸賢。無不錄用。襃賚九原。哀榮千古。雖暫爲所抑。要之已久。公論未嘗不伸也。而識者以中間原本缺之出爲恨云。

左綿侯貫

卿曰。嗚呼。慶元黨禍。小人之罪。不容於誅矣。而善類出處。有可得而言乎。學禁之弛。嘉泰之初元也。何澹罷兩府。而魁愴盡。俛胄圖恢復。而意向移。君子之墨。既削。小人之勢。遂成。不極於賊叛。俛誅不止。爲君子謀。守儉德。

之初心。固阨窮之晚節。聽小人之自爲閩闈。吾惟益堅其理義之壁。以俟他日之復可也。其或憤於久鬱。樂於乍伸。動其蟬冠經世之念。則其思猶未熟也。復讎天下之大義也。張忠獻抵死切齒而不得伸。阜陵二十八年。長太息而不得遂者。一旦舉而不得伸行之。誰曰不可。抑開禧之事。開邊也。非復讎也。圖不軌也。非爲社稷也。而予之而翼之。可不可也。

文公夢奠語。蔡沉曰。道理只是恁地。但須做些堅苦工夫。夫能甘其苦於禁盛。行之時。而不少堅忍於禁已懈之日。豈不甚可惜也。嘗謂慶元黨禍不幸。如大愚西山身死于謫。雖曰天不憇遺。然全其節以立千萬世。守道者之標準。未爲無所賴也。文公卒於慶元之庚申。學禁弛於嘉泰之辛酉。天也。文公在天下出處。惟公是視。而士節益光明矣。西山臨終別文公有書曰。天下不患無人才。但師道不立。爲可憂噫。師道之立。非必人才扶植之也。長堤屹然。衆流歸順。無復東奔西決之憂。善人之多良以此也。至此益信。善類真足爲天下福。師儒真足爲善類主。而慶元之學禁爲人心禍。真酷且深也。予旣以其首末遺帖並刻。因併取侯氏之說。以俟後之君子。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

十八

黨慶元黨二

四朝聞見錄慶元黨嘉定改元真文忠公以太學博士輪對奏劄曰慶元以來柄臣顥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以慷慨敢言爲賣直以清脩自好爲不情流弊之極至于北伐舉朝趨和而爭之者不數人今既更化當先破尚同之習六年春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略曰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其後呂祖泰之貶則近臣已不敢言又其後也益平章之名起邊鄙之釁求如一祖泰者不可得矣文忠此疏不特爲韓也先是紹熙五年十一月庚寅朱文公熹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已亥除知江陵府初寧皇之立趙忠定公不用吳琚事已載乙集琚慈福親姪乃召韓侂胄慈福表姪而囑之韓本不得通慈福官籍乃介內侍關禮入白慈福至涕泣固請慈福召韓入遣諭忠定其議遂定韓自以爲有定冊之功欲去忠定而未果文公自長沙召入聞

之即惕然以爲憂。因免牘、寓微意。及進對指陳再三。又約吏部侍郎彭公
龜年白發其姦彭護虜使以出。韓益得志時忠定方議召知名之士。海內
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出於韓氏。文公既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遣其徒
白忠定。欲慮韓以節鉞。賜第于北關之外。以謝其勤。漸以禮疎之。忠定不
能用。文公自長沙行至衡州。以書招其門人。聘君蔡元定。元定不至。復書
無他語。但勸其早歸。文公未去。頃韓風伶優以木刻公像爲峩冠大袖。於
上前戲笑。以熒惑上聽。公猶留身講筵。乞再施行前奏。則予郡之批。已徑
從中出。然韓猶以公當世重望。美其職名。而優以大藩。公既去。國彭公方
護使歸。因奏陛下。近日遂得朱熹太暴。臣亦欲陞下亟去。侂胄未幾。彭亦
以直批予郡。慶元元年。韓欲併逐忠定。誣以不軌。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
已者。名以僞學。而太府寺丞呂祖儉以爭論。忠定貶韶州。而其弟祖泰至
黜而竄。初詞臣傅伯壽嘗從公于武夷。當公懼辭待制。草制詞云云。逮茲
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偽。夫豈
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駁。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
云云。噫厭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遂
授修撰之命。公嘗用郊恩奏其子京官。故傳有累歲始陳之謂。二年冬。十

月癸酉。褫職罷祠臺臣擊僞學至榜朝堂。未幾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而沈繼祖以追論伊川程正公爲察官。乙集所載爲胡紘今以文公年譜考之。蓋紘草而沈用之。而胡紘草公疏欲上。會以遷去職。遂以授繼祖。故有是命。慶元三年丁巳春二月癸丑。省劄蔡本作二年十月臣竊見朝奉大夫祕閣脩撰提舉鴻慶宮朱熹資本回邪。加以忮忍。初事豪俠。務爲武斷。自知聖世。此術難售。尋變所習。剽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簣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麤食淡。衣襏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影。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覲其爲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株既成。遂以匹夫竊人主之柄。而用之於私室。飛書奏疏。所至響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貴矣。臣竊謂熹有大罪六。而他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寧米白甲于閩中。熹不以此供其母。而乃日雜倉米以食之。其母不堪。每以語人。常赴鄉隣之招歸。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怜之。昔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今熹欲餐麤釣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大戾乎。熹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熹於孝宗之朝。累被召命。偃蹇

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趣駕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蓋將辭小而
要大命駕趣行蓋圖朝至而夕饋其鄉有士人連其姓者貽書痛責之熹
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托足疾以要君又見於侍郎林栗
之章熹之不敢於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舉國之論禮合從葬於會稽熹
乃以私意倡爲異論首欲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盖欲
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人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禮
典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大事熹之不忠於國
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謀爲不軌欲藉熹虛名以招致姦黨恃爲腹心
羽翼驟升經筵躡取次對熹既用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換
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佯爲辭免豈有以職名而受恩數而却辭職名玩
侮朝廷莫此爲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
慶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於野熹雖懷卵翼之私恩盍顧朝廷之大義
而乃猶爲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儲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之句乃武
夷九曲詩非和儲也人間豈容別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
罪五也熹既信蔡元定之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儲
用迎逢其意以縣學不可爲私家之有於是之護國寺爲縣學恐是政和

以縣學爲護國寺。以爲烹異日可得之地。遂於農月伐山鑿石。曹牽伍拽取捷爲路。所過騷動。破壞田畝。運而致之於縣下。方且移夫子於釋迦之殿。設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署市之內。而手足墮壞。觀者驚歎。邑人以夫子千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對移之罰。而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其有害於風教大矣。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援引之恩。則爲其子崇憲執柯。要劉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後巨萬之財。又誘尼姑二人。以爲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謂其能脩身可乎。冢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南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沙則匿藏赦書。而斷刑徒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爲浙東提舉。則多費朝廷賑濟錢米。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范染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聘之多。開門授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饋賂。畢來踵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已。可乎。夫廉也。恕也。脩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烹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豈不爲大姦大慾也耶。昔

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僞而堅。夫子相魯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之不得位者也。猶能亟去之而况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熹有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誅之乎。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朱熹褫職罷祠。以爲欺君罔世。汙行盜名者之戒。仍將儲用鐫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庶幾姦人知懼。正道復明。天下學者自此以孔孟爲師。而儉人小夫不敢假托憑藉於清明之時。誠非小補。公遂拜表稱謝曰。罪多擢髮。分甘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迨復尋於白簡。始知麗於丹書。鑄延閣論撰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茲爲輕典。永賴洪休。捧戴奚勝。感藏曷喻。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睿獎。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經幄。畧無可紀。足稱所蒙。暨遠去於朝行。即永歸於農畝。然猶畀之秩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寘在清流。容廁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追悔尤。乃不謹於彝章。遂自投於憲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下駭聞聽。凡厥大譴大訶之日。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乃亦群情之共棄。而臣贖恥。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畧首從之常規。既俾但書於薄罰。稽青終之明訓。儻許卒遂於餘生。是宜哀涕之。

易零。惟覺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頑蒙獲逃竄殛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脩身無及桑榆之景然在家憂國未忘葵藿之心初臺臣劾公僅見省劄而掖垣竟不敢草謫詞云以蔡李所著二年譜考之二年十月中書舍人闕官三年丁巳春則高文虎實權中書舍人三月真除繼是則范公仲藝陳公宗召當制以年譜之所載二年三年不同續當有考初元定前以錫山尤公襄誠齋楊公萬里所薦杜門著書隱居不仕臺臣以元定與公游最久謂公欲薦草澤易阜陵之上誣以爲公易置建陽鄉校基規爲葬地故疏云云元定謫道州羈管時建陽令儲公用字行之亦以劾罷爲其從公命也公復鄭公景實栗書云儲宰一日與邑中定議而某亦預焉其人謂元定則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他時經由當自知之又答儲書云閑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况吾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庸髡數目前已遷像設令人憤歎不已慶元六年公終於正寢郡守傅伯壽以黨禁不以聞于朝猶遣人以賻至其家辭焉時故舊莫敢致哀陸公游僅以文祭有云捐百身起九原之思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脩蕪耄神往形留公歿不

志庶其歆饗。僅此六句。詞有所避。而意亦至矣。元定先公三年歿。以柩歸葬。公以文慟之。其詞曰。竊聞亡友西山元定號先生。羈旅之艱。遠自舂陵來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酌于柩前。嗚呼哀哉。畧無他詞。及其葬也。以病不能會。遣其子以文祭之。曰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耶。果何爲耶。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於君之生。未及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及其葬也。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陸公之祭文。公之祭蔡君。俱不敢以一字誦其屈。蓋當時權勢熏灼。諸賢至不敢出聲吐氣。以目相視而已。而有官薦書與士子家狀。俱以不係僞學爲保。任公與田子真帖云。聞某頗居前列。姓名已載李秀巖朝野僉記。茲不復述。又公與饒廷老書云。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僞濫。近蒙易以僞學。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真贗始判矣。嘉泰二年壬戌。除華文閣待制。與一子恩澤。郡不以公歿聞于朝。故有生前之命。惜其家子弟不以實辭于朝。遂以死者而冒生前之命。於是黨禍稍平。而不知其所自。蓋吳公琚與諸公行之。項平甫游甚密。王大受又爲水心先生門人。而吳又嘗見止齋陳公執弟子。

禮。陳集有回吳直閣書。初徐誼以忠被譴徙南安。勢洶洶未已。大受謀爲薄誼罪者。一日。俛胄女歸寧。忽致誼書。俛胄發函。黯然即移袁州。方議再移。會使臣蔡璉妄言牽引。誼衆爲懼。大受調護從容。竟得移袁州尋歸故郡矣。於是胡紘。劉德秀等多架造險語。且欲株陷良久。人人皇恐不自保。大受又請据白太后。誥外廷。母更論往事。大受力居六七。水心先生題大受拙藁。然事關宮闈。晚戚至祕。雖韓氏亦不知。吳公据與大受所發。固非當時外廷與武夷弟子之所知。微水心先生發明之。則後之作史者。安考。韓已漸疑。据陰援道學。至語其兄有二哥。吳於韓爲中表。其位爲二。吳管引許多秀才上門。吳由次對。遂祈郡以出。韓一日因賞花之會。戲謂据曰。二哥肯爲俛胄入蜀。爲萬里之行否。据對以更萬里。据亦不辭。韓笑謂曰。慈福豈容二哥遠去。前言相戲爾。据亦以他郡去。据謚議云。待制西清陳義慷慨。無所回隱。至於誠心樂善。惓惓於當世之君子。而深識遠慮。疾私忿之害公。惡偏論之失平。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者。士大夫往往愧之。嗚呼。若此者。世豈能盡知公哉。据薨時。韓猶未敗。故謚議徵。及其事云。此太常之云耳。考功張嗣古是之云。深識遠慮。惓惓於當世之故。有非學士大夫之所及者。嗣古爲韓甥。畧不趨附。其使虜一節。已載前錄。又云。熊公。

令憲者偶閱朱文公論語以韓邀會介者促迫之登車偶不省論語在袖中至韓所欲揖而論語墜地韓爲一笑其後令憲以江東部使劾公之子在亦曰臣嘗讀其父書當文公之嚮用也其門人附之者衆及黨議之興士之清脩者深入山林以避禍而貪榮畏罪者至易衣中携妓女於湖山都市之間以自別雖文公之門人故交嘗過其門凜不敢入乙卯歲麗水吳君獨躡屩入武夷授四書每日爲誅文公多所印可公大書思齋二字以厲之吳因以自名其齋云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平江木川李君祀獨從容扣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傳授行于世嘉泰之間公爲之類者已幡然而起至嘉定間偶出於一時之游從或未嘗爲公之所知者其迹相望于朝俗謂當路買藥綿臨安售綿率非真每用藥屑以重之故云夫誦師說而失其本真雖孔氏之門不能免而其不出而仕者僅顏曾二三子利祿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忘當文公武夷籍溪之時與其師友門弟子析義理之精微窮性命之隱奧視風乎舞雩之樂殆將過之出而齟齬於仕坎壈其身幾陷入於深文雖禍福決非公之所計而士君子之出處斯亦難矣惟聖人備道全美信夫文忠猶及文公之時時黨禁莫之敢見文忠已中乙科以婦翁楊公圭勉之同謁鄉守傅伯壽盡傳宏

博之業未幾中選故不及門云。惜哉宋王君實臞軒集讀慶元黨人家乘蜀中游公諱仲鴻景仁似尚書之父群僞欺天日宋臣去國時朝扶皇帝璽暮植黨人碑楚衆齊難勝劉安晁遂危抵龜公贊決幾事併先知辨趙忠定公之寃方喜儒家用無何學禁嚴甘心師管晏絕口說伊濂天豈斯文喪人憂善類殲一鳴公甚偉直氣戢群憮爭朱文公之去石顯權傾帝穰侯勢逼王群狹爭同夜丹鳳獨鳴陽間闔辭天仗洋川佩郡章誰嘗舒亶唾有舌巧如簧論韓侂胄之專仇怒如關虎羣謀比井蛙公乎拚一死國爾自忘家庾亮塵難汙劉輿膩莫加脩名與姱節皎皎玉無瑕料吳曦之叛本朝諸大老謚議兩忠公公去道鄉遠名垂太史同一時無顯位千載播清風韓呂多孫子須母添乃翁時流酣富貴雅道冷如冰甘附武韋勢相師張孔諛識汙隨竈婢氣短事家奴使讀忠公傳還能泚額無宋元憲公集讀黨人篇陳蕃推席偏憂國益國囊頭不祭神一自太官供賽具皇酒黨東漢書桓彬傳彬爲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天無意福忠臣酒黨婿馮方亦爲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爲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大怒劾奏猛以阿黨請收下詔獄在

朝爲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遂以廢。

阿黨

隋書何妥傳。隋文帝時。妥上八事。

以諫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也。謂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以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沉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逖訪。勿使朋黨路開恩威。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

私黨

嘉定鎮江志。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士。求不死之道。呂用之以

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俞公楚奇之。強爲儒服。目曰。江西呂巡官。因薦於駢。自是出入無禁。專方藥香火事。駢移鎮補右職。用之乃立私黨。逞妖妄。濫刑重賦。道路怨嗟。懷亂用之。懼。請置巡察使。召募廢吏。陰狡兇狠者得百許人。縱橫間巷。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密言隱語。莫不知之。縱謹靜端默。亦不免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中累足屏氣焉。

母

記。慕淵海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總禮記禮。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

吾母多而庶鮮。吾憲舅氏矣。左傳昭二十八年。韋絰奏喪服。舅絲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

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踐恩絕不相爲服。舅母則承外族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
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韋述議曰。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
矣。敕姨舅親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總麻。堂姨舅宜服袒免。通鑑唐紀

唐繪武平日自請抑母黨上疏一陛下天性好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假朱輪華軒過許史梁鄧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豐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今上復辟宜退守園廬乃再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潛陽河洛汎濫昔日王族驕盈梅福上書竇氏專縱丁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恩寵深過一朝覆沒遂無噍類願抑之宜思長遠之策帝慰勉不許資治通鑑後唐潞王紀清泰二年贈吳越王元瓘母陳氏爲晉國太夫人元瓘性孝尊禮母黨厚加賜與而未嘗遷官授以重任

妻黨

記慕淵海劉穆之

好往妻兄弟家乞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湏此妻市肴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爲丹陽尹召妻兄弟乃令厨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宋書本傳何充廬江人王導妻姊之子故少與王導善早爲顯官嘗詣導舍導以塵尾指牀呼充共

坐曰此是君坐也資治通鑑 柳勣與

委信親黨

晉書賈模傳
謨充之弟也

妻於不協欲陷之爲飛語勣杖死通鑑
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模乃盡心

匡弼推張華裴顧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

黨

故事備要唐繪陸元方

武后時天官侍郎或言薦引皆親黨后怒免

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詔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讎

黨又薦其友崔元暉有宰相

才后知無他復拜同平章事

奉均親黨宋史崔與之傳與之自

凡俸餘皆

見而不同

南史阮孝緒傳孝緒外兄王晏貴顯孝緒

領鄉郡不受廩祿之人

以均親戚

見而不同

南史阮孝緒傳孝緒外兄王晏貴顯孝緒

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

黨

宋史韓贊傳贊性行淑均平居自奉至約推

見而不同

南史阮孝緒傳孝緒外兄王晏貴顯孝緒

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

及竟獲免

買田贍族

漢

蒙求申屠蟠字子龍同郡侯氏女王爲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

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

耻之孫。激忍辱之子。配善其言。

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

兄弟羅黨

宋史趙汝談傳。汝談登淳熙十一年進士。

第嘗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國。其弟汝讞力上疏乞留汝愚斬逆侂胄。聞者吐舌。兄弟羅黨禍斥去。

配流妖黨

唐會要神龍二年三月侍中蘇瓌充西京留守。時祕書監鄭普思謀爲妖。雍伎二州妖黨大發。瓌收普思

繫獄。考訊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爲韋庶人所寵。居止禁中。由是中宗將慰諭令瓌釋普思之罪。瓌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赦。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奏曰。蘇瓌長者。其忠懇願。

妖黨投水

晉書孫恩傳。孫恩爲寇。臨海太守辛景討

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沈。妖黨及

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

收擒姦黨

兩漢蒙求張衡字平子爲河間相。時

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奸黨名姓。一時收擒。上下肅然。稱爲政理。

手鋤姦女

趙希循會心錄。唐太宗時。韋后之禍復作。明皇手鋤姦黨。曾未幾時。而太真妃之禍不減。武韋肅宗得天下於奔竄顛頓之餘。未及息肩。

而張后縱橫已不可制。唐之世不及兩漢。以其多庸居也。

招降餘黨

宋史列傳劉光世爲寧武軍節度使時五湖捕

魚人夏寧聚五千餘掠人爲食。郭仲威餘黨出沒淮南。邵青據通州。光世皆招降之。

李光擢吏部尚書時大將韓世清本苗傳餘黨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假道過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

屏斥邪黨

宋史劉漢弼傳。漢弼爲侍御史時史嵩之既去。相位

王德明皆疇昔託身私門爲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者。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糾發豪黨兩漢蒙求王暢字叔茂。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擢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卑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

不事豪黨

後漢書鄭衆傳。衆肅宗時爲中常侍。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

僞學逆黨

宋史韓侂胄傳。時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僞學爲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朱熹侂胄意未決。亟除沈繼祖。

臺察繼祖誣烹十罪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偽黨今變而為

逆黨

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為右正言而坐偽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

力辨黨鋗

金史劉仲洙傳章宗即位仲洙除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田穀等以黨罪廢鋗者三十餘家仲洙知其

冤上書力辨帝從之迺復穀官爵而黨禁遂解

堅約合黨

西漢書趙充國傳充國上書陳兵利害曰今虜馬肥糧食方饒

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着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

原俗黨

東漢書王霸傳霸字儒仲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閭陽毀之

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連徵不至

東州逸黨

續資治通鑑長編仁宗景祐四年秋七月

丁未始范諷責授武昌行軍司馬乙未赦書落責授徒保信聽居舒州既遭母喪於是許歸齊州持服諷日飲酒自縱所與游者輒慕其所爲時號

東州逸黨顧太初作逸黨詩以刺之而姜潛亦嘗貽書以疏其過潛奉符人也

洛蜀二黨

道學名臣言行錄三首進

呈程頤先生服除。欲與館職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
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竟為蜀黨所擠。筌翁貴耳。伊川濂溪。一
世道統之宗。用大臣薦。爲崇政殿說書。以帝王之學。輔贊人主儒者所望。
自范文正公論事。始分朋黨。伊川則曰。洛黨如朱光庭。賈易。附之力攻蜀
黨。蘇氏父子也。朝廷大患。最怕攻黨。小人立黨。初不是專意宗社計。借此
陰移人主禍福之柄。竊取爵祿而已。如君子不立黨。伊川見道之明。未能
免焉。淳熙則曰。道學慶元則曰。僞。

許洛兩黨

墨莊漫錄。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黨論之興。指為許
洛兩黨。崔鷗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畫承君。李彖方叔。皆己亥生。並
居穎昌陽翟。時號戊己四先生。以爲許黨之魁也。故諸公皆坐廢之久。

陳李死黨

南唐書。陳覺傳。覺與李徵古爲死黨。相唱和。如出一口。

虞卿黨魁

小說。虞卿求唐文宗。惡朋黨。曰。衆以楊虞卿爲黨魁。知否。德裕請出之。知常州。虞
卿實李相宗閔所薦。宗閔見上怒順旨云。虞卿日見賓客於第外人指虞
卿所居南亭子。爲行中書。故臣未嘗與好官。德裕折之曰。給事中。中書舍人。不是好官。更何官是好官。宗閔失色不能對。

李穆非

黨 宋史宋準傳。盧多遜之南流也。李穆坐同門生黜免。左右無敢言者。

幾盡復穆舊官。時論以此稱之。**宦者非黨**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開平四年。吳越王鏐表宦者周延誥等二十五人。

唐末避禍至此。非劉韓之黨乞原之。上曰。此屬吾知其罪。

但今革弊之初。不當置之禁掖。可且留於彼。諭以此意。

互指為

黨 宋史劉昺等傳。史論徽宗弗察。唯蔽於紹述之說。崇姦貶正黨論滋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爲黨。崇寧指元符爲黨。而鄭居中張商英蔡京王黼諸人互指爲黨。不復能辨。始以黨敗。人終以黨敗國。衣冠塗炭。垂三十年。其禍汰於東都白馬焉。

願入朋黨

溷水燕譚錄 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爲之縮頸。宋史尹洙傳。洙爲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敕榜朝堂。戒百官。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職爲掌書記。

耻不豫黨

漢西

蒙求皇甫規字威明爲人多意算。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

廣休

不黨

晉書文立傳。蜀故尚書犍爲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

為人不黨

劉向說苑。晉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怨。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後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

守正不黨

南唐書嚴續傳。續字興宗。又可求善籌畫。爲吳相續。以父廕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烈祖以女妻之。少長貴勢。性恭恪恂恂如也。烈祖受禪爲兵部

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位改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方宋齊丘用事續常守正不爲黨附

亡人無黨

國語秦穆公問

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之步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而衆安之。

獨立無黨

宋史列傳呂午拜監察御史嘗言周葵不出兵應援葵以爲午黨京湖制司而史嵩之亦憾午乃遷宗正

少卿知泉州左丞相李宗勉深以葵之言爲疑會來自淮東者乃言臺官皆與葵交書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以午爲賢語人曰呂伯可獨立無黨者

君子無黨

宋史胡宗愈傳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宗愈爲御史中丞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君子

蓋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從衡之黨

韓非子故群臣之言

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福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國而委効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効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事大為衡未見其

利也。而亡
地亂政矣。

忠言無黨

宋唐仲友說齋集上傳察院啓 某官忠
言無黨循國人取予之公直道事君得天

下是非

和而非黨

後山理窪君子和而不同譬之州馬有守有
貳有僚有屬凡事可而後行謂之和世徒見

其上下如一遂以為黨不亦誤乎。不知一有不可則不可行也。

黨正

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釋曰言各者一鄉有二

十五黨故各掌其黨之政令及十二教與治職文書注鄭司農云五百家

爲黨論語曰孔子於鄉黨又曰閼黨童子釋曰先鄭知五百家爲黨者以

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故知也引論語者證有黨義

也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釋曰及至也黨正四

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者因糾戒之如州長之爲也注以四孟之

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釋曰云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

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者上文州長唯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

法此黨正四孟及下文春秋祭饗并正歲一年七度讀法者以其鄉大夫

管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

故七讀法鄭云彌親民者則非直徒解黨正而已案下族師十四度讀法

彌多於此。故鄭總釋云。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也。春秋祭禦亦如之。釋云。
 黨正不得與州同祭社。故亦春秋祭禦神也。注禦謂雩禦水旱之神。蓋亦
 爲壇位。如祭社稷云。釋曰鄭知禦謂雩禦水旱之神者。案禮記祭法云。雩
 禦。祭水旱。案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禍疫之不時。於是乎禦之。皆
 是禦祭水旱神也。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者。以其大司徒及封人等皆
 云。社稷有壇。又祭法。王宮祭日。及雩禦祭水旱等。皆是壇名。故知亦如社
 稷有壇位。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也。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
 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釋曰黨正
 行正齒位之禮。在十一月建亥之月。爲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
 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爲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
 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于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當正齒位之
 時。民內有爲壹命已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云壹命齒于鄉里者。
 此黨正是天子之國。黨正則壹命。亦天子之臣。若有壹命之人來者。即於
 堂下鄉里之中爲齒也。云再命齒于父族者。謂父族爲賓。即與之爲齒。年
 大在賓東。年小在賓西。三命而不齒者。若有三命之人來者。縱令父族爲
 賓。亦不與之齒。若非父族。是異姓爲賓。灼然不齒。位在賓東。故云不齒也。

若然典命雖不見天子之士命數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則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則此一命謂下士再命謂中士三命謂上士也注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三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比鄉民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遷釋曰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是禮記郊特牲文建亥之月者是鄭君解義語言此者謂行正齒位之禮亦在此月也云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至六十者並是彼文案彼文謂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乃於堂上而坐禮年六十已上籩豆有加故不得籩豆耦而云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若然則堂下五十立者二豆而已引之者證此經與彼同是正齒位之法也云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者春夏秋

三時務在田野。闕於齒序之節隙。閑也。至此十月農事且閑。而教之言尊長養老。是孝弟之道。通達于外者也。云黨正飲酒禮亡者。儀禮篇卷並在之日。別有黨正飲酒之禮。見今七十篇內無黨正飲酒之禮。故云亡也。云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步矣者。但儀禮未忘之時。篇內論正齒位之禮。其義具悉。今將此經之事。連屬於鄉飲酒義。則鄉飲酒義唯有五十已豆數之言。此經唯有壹命已下。觀禮之事。二處相兼。比於儀禮篇中。鄉飲酒法。義理乃未足微失於少。故云微失少矣。云凡射飲酒者。謂州長春秋行社。黨正十二月行飲酒。二事俱同。故兼言射也。云比鄉民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者。從此經壹命以至三命。齒與不齒之人。来在位之法也。又引鄉飲酒鄉射。記者證二事俱有壹命已下。觀禮来入時節。案彼經鄉大夫皆作樂前入。士未旅前入。故云大夫樂作不入。鄭彼注云。後樂賢也。云士既旅不入。注云。後正禮也。若然大夫士来觀禮者。皆爲樂賢行禮而至。故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也。云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者。謂在堂下與五十已下衆賢賓客相次。以其一命。若據天子之國。一命爲下士。若據諸侯之國。壹命爲公侯伯之士。若據子男之士。不命。固在堂下。以其

士立于下故也。云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者以其賓在戶牖之間南面若賓是同姓父族則與之齒也。云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者既言齒于父族明異姓非父族不齒可知云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尊者案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東房戶西賓主夾之鄉人爲鄉大夫來觀禮爲鄉人所遵法謂之爲尊席位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者席于尊東也。云所謂遵者所謂鄉射鄉飲酒之尊也。案鄭注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者。彼是三年一貢士直行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又爲衆賓賓而貢之如此無黨正正齒位之事。案彼注又云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于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者以其賓賢能年樂必小於卿大夫等是以天子之國三命士及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二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壹命但是大夫已上無問命數皆不齒以其大夫已上爵尊故也。但諸侯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天子之國三命乃不齒天子士再命已下及諸侯之士則皆齒以其士卑立于下故在堂下與鄉人立者齒也彼是賓賢能禮若黨正飲酒之禮則此文是天子黨正飲酒法則壹命齒于鄉里在堂下與鄉人齒再命齒于父族父族爲賓在堂上則天子再命之士亦在堂上與彼賓賢能鄉飲酒義異者案鄉

射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爲賓。則此黨正飲酒有一命已上觀禮。則亦以公士爲賓。但公家之士其年必大。故天子之士再命者亦與之齒。若然賓賢能天子之士。再命不齒者。彼賓賢能非正齒位法。別爲一禮。故與黨正正齒位禮異也。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釋曰。此一經並是民之所行。上州之祭祀大喪義異。此祭祀以下雖是民之所行。民者冥也。非教不可。故黨正皆教其禮事也。因掌其戒命督禁之。注其黨之民。釋曰。經云凡其黨之祭祀之等言。凡是廣及之言。故云其黨之民也。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注亦於軍因爲旅帥。釋曰。此亦如上。釋非衆屬軍吏者。黨正。還爲旅帥。亦如州長。各管五百家出軍之時。家出一人。則五百人爲旅。黨正還爲旅帥。亦如州長。因爲師帥也。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釋曰。黨正以一黨之內。有族師以下諸官等。故歲終則會計一黨政治功狀。則帥其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州長又致與鄉大夫。鄉大夫致與大司徒而行賞罰也。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注書記之釋曰。黨正於正歲建寅朔日。聚衆庶讀法。因即書其德行道藝。鄭解書記之者。以其三年乃一貢。今每年正歲皆書記勸勉之。三年即貢之也。以歲時涖校比。釋曰。案族師職。以歲之四時。校比此黨正管五

族至校比之時。黨正往臨之。恐其有差失故也。注。涖。臨也。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釋曰。鄭司農所云者。並族師職文。以其黨正所臨。臨族師故還引族師校比之法。以證成其義也。云如今小案比者。此舉漢法言。小案比。對三年大比爲小耳。及大比亦如之。釋曰。及。至也。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涖之。

文

宋陳舜俞集黨說曰。蹠之

徒必憎孔墨。桀之民可使詬堯禹。君子小人皆有黨也。然天下之事或成於黨。顧其勢如何耳。衆勝寡。強勝弱。七十子不足張仲尼。寡不勝衆也。管蔡不能害周公。強不勝弱也。夫衆寡強弱之勢者。古人之所謹擇。人主不可不察也。易之泰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曰。拔茅茹。以其彙正吉亨。此之謂也。今有人焉。百人惡之。未可惡也。猶有鄉人之善者。好之。有人焉。百人好之。未可好也。猶有鄉人之善者。惡之。如是謂之能察其勢。夫上有察勢之智。不患天下之黨。而患君子之無黨。堯舜是也。三苗驩兜鯀共工。同處於朝。而堯不害焉。聖元凱十六族以族進。而舜爲知人。其勢可不察乎。仁不衆不足以愛物。義不衆不足以決事。言不衆不足以明道。力不衆不足以任重。故明主羣其仁。使煦之如春。而無不榮。涵之如海。而無不濟。而

萬事備矣。合其義。使知之而無不方。繩之而無不直。而萬務理矣。同其言。使應之如墳箎。和之如琴瑟。而大道白矣。協其力。如機之在矢。如輜之在轂。而庶功成矣。及其亂也。持狐疑之心。以待天下之士。使讒賊緣隙而進。以害君子。行睽乖之政。以風天下之俗。使爭奪告訐之敝起。而民無所措手足。棄市以耦語。族人以緣坐。此秦之民所以叛也。漢之勢未亡也。黨禁之所以亡也。以黨治黨。善人名家。相枕以死。寃痛之聲。天下囂然。可不戒哉。今夫朝廷以保住治爵賞。天子不以朋比疑臣下。官開汲引之路。士有相稱譽之義。是以垂世百年。臣工和於朝。萬物和於野。生民熙熙。比肩於太平。然臣伏思天下之廣。君子小人各以類聚。而其勢無常。顧君人者主之。則盛衰繫乎一定矣。昔者朝廷將大有爲。則當天下之責者不得不引其類而聚之。俄大臣有陷黨與而廢置。陛下大明秉照。昭然鑒悟。衆邪帖息。柄用一新。巍巍乎堯之爲君。未始過也。夫大廈之構。非一木良棟之成。非一腋。天下國家之治。非一材。要在親賢而類能。協義而比力。然後朝廷昌明。天下治定。故易曰。比吉。原筮元永正。比者附也。附得其正。則吉。夫何黨之懼乎。故曰。顧其勢如何耳。臣愚不佞。故爲黨說。夏文莊公集。宰輔部。實黨篇序。君子無黨。先聖之格言。和臣不忠。往哲之明戒。况夫秉鈞嚴廟

之上高議槐鼎之司。股肱大君。師表多士。固宜總釐百揆。經濟遠圖。以啓沃焉。憂以裁成爲任。豈有庸回蒐慝。毀信廢忠。明附寵臣。實任私黨。或交通於巷職。或締結於近親。務固寵榮。廣布心腹。上則蔽虧於王政。下則毒痛於生民。宜乎閥實典刑。以謝天下焉。古今源流。至論程氏黨論。觀歐陽尹師魯。穆伯長之流。作古文以變崑體。學者爭師而世莫之議。天聖以來。穆脩尹洙。歐陽脩倡爲古文。變西崑體。學者從之。又聞見錄。本朝古人。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爲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早王偶儼之文。及官河南。始得師魯。出古文示之。又曾南豐蘇東坡王臨川皆歐公門人也。觀安定太山徂徠之徒。明經學以扶名教。門人實繁。而人莫之議。胡安定瑗。慶曆中教學者。在湖學弟子以數千。計錢藻劉彝范純仁皆出其門。孫明復居太山下。學春秋。四方學者爭師之。石介字守道。耕徂徠山。以易教授學者。吾程夫子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自致知至於知止。自誠意至於平天下。亦何負於人哉。而天下往往輕有鄙笑之論。何也。大抵木高則風必摧。行高則人必毀。七十二子不可非也。而非之。孟子不可疑也。而疑之。然亦何損正學之日月哉。吾觀程夫子辭謝之表曰。入朝見嫉。世俗常態。名高毀甚。史冊明言。則夫子不以毀譽芥蒂也。明矣。伊川辭。

謝表曰。入朝見嫉。世俗常態。名高毀甚。史冊明言。且程之與蘇。同尊堯舜。同學孔孟。同師六經。同尚仁義。然主程氏者攻蘇子。主蘇子者毀程氏。此其故何耶。愚嘗推其故矣。哭則不歌。程氏蓋守經旨。而蘇則戲之。此爭忿之始也。呂陶言明堂賀赦訖。兩省官欲弔司馬光。程曰。予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子言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蘇戲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衆大笑。結寃之端自此始。呂公有事。質問程氏。初無容心。而蘇則疑之。此又立敵之端也。噫。蘇固非也。而程之門人所與力爭者亦未爲得也。何者。策問之語。不足以譏子瞻。而朱光庭必斥其非舜民之事。不可以及呂陶。而賈易則力劾其罪。夫如是。安得不激冰炭之意歟。嗚呼。程夫子以太空止水處吾心。以虛舟飄瓦視世事。以浮雲飛埃待爵祿。初豈爲是屑屑之忿。蓋附程氏之黨。從程氏之游者。未能釋然于懷也。雖然。范祖禹非與蘇同里乎。曰。光庭賈易不與程立黨也。蘇子瞻眉州人。范祖禹成都華陽人。本同蜀居。范祖禹嘗曰。朱光庭賈易。不與程立黨。黃庭堅非蘇之門人乎。曰。濂溪灑落人品甚高。未嘗不尊伊洛之學也。黃庭堅本蘇之門人。世謂之蘇黃。嘗作濂溪詩序。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噫。先生之名雖可毀。先生之道固自若。不

然何取信范黃二君子之深耶。嗟夫。程蘇之學皆正傳。程蘇之游皆正人。細忿小嫌。特水上之漚。鑑中之塵耳。愚之所深惜者。元豐小人。授散置閑。嚙怨刺骨。乘間有日。諸賢不悟。操戈相攻。不知今日之相攻。正所以啓異日攻我之資。程氏既去。蘇黨隨罷。鶴蚌相持。漁者之利。此君子所深哀也。王師愈集。九論監司。黨局劄子。臣竊惟國家置監司以察所部。有轉運司。有提刑司。其次又有提舉司。建官之名不同。所掌之職亦異。欲其濟王事。則一也。比來諸路監司。固推公心。多徇私意。各黨其局。不相照應。凡有施行。一可一否。從轉運司。則取怒於提刑司。從提刑司。則或獲罪於提舉司。遂使州縣難於遵承。至如入戶翻訴。其前斷果失。從而變更。不亦善乎。若夫前斷已當。乃以私喜怒。故爲變更。愚民無知。滋長爭端。若此之類。不可勝舉。且以綱運顧船一事言之。沿江之兵。以備敵讎。仰食漕運。此急務也。用官船漕運。則陷折多而違程限。轉運司深鑒其弊。令州縣和顧。子本客船。以漕運。既無違恨。且免陷折。此大利也。提舉司必多出文榜。散於州縣。不容顧船。以妨茶鹽之利。爲辭。殊不思茶鹽須登岸出賣。必無日久在船之理。况商旅趨利。如夜蛾之赴燭。果得其利。雖赴湯蹈火而不顧。苟無其利。雖朝鞭夕笞。歐而不往。豈在乎船之顧與不顧。推原其故。皆由子本客船。

多富商敢行厚賂。交結提舉司。欲抑勒州縣。多出貼顧。提舉司殊不念兵食之爲急。州縣百姓之可卹。惟富商之言是行。此何心哉。伏望聖慈嚴敕諸路監司。各務公心。去其私意。勿黨其局。勿好已勝。凡有行移。互相照應。如轉運司令州縣顧綱船之類。提舉司不得邀嶼。庶幾州縣可以專一。遵承不致違戾。而事功舉矣。取進止胡鉉。澹庵集。請寬六賊之黨劄子。竊見朝廷討論六賊之黨。禁錮勿仕。誠春秋遏惡防姦之術。然夫子之道忠恕耳。亦何嘗過焉刻哉。凡其筆削。止誅首惡而已。蕩澤之黨六人。誅止蕩澤。華亥之黨七人。誅止華亥。里克之黨十有六人。誅止里克。樂盈之黨十有七人。誅止樂盈。書云。殲厥渠魁。蓋春秋之法也。一作姦邪誤國之人。罪浮共鯀。咸伏厥辜。其黨中數十百族。死徒殆盡。宜曠然與之更始。以收背畔之心。然討論至今未已。根株牽連。盤結不解。凡公卿百執。不相能者。必指以爲六黨者而去之。大非春秋忠恕之道。彼知無路自新。操心甚危。不北走虜庭。即西走僞境。安知其間無如中行說之禍漢伍子胥之禍楚賈季之禍晉叔孫轍之禍燕。是假寇兵資盜糧也。夫物極則反。往者元祐黨人錮而不解。忠臣義士飲恨次骨。遂成今日之禍。此六黨者。又復不解。則今日之禍。未有弭時。則君子小人黨雖不同。然其極皆歸於亂。在易復之。

上交於遇之上。得三十六陽。卒以變陰。遇之上交於復之上。得三十六陰。亦卒變陽。蓋陰陽之極。皆足以相變。聖人不能使之不變。能使之不至於極而已矣。極而不解。則其禍何可言也。魯恭有云。一物失所。則天氣爲之感動。夫以數十百族。窮愁無聊。心爲腹非。憤蓄之氣。上切霄漢。則豈止一物失所哉。三數年來。日食地震。大異重仍。今年日薄於三朝之會。夏四月日青無光。連日霧晦。稽之春秋。當夏四月。是謂正陽之月。爲灾最重。故春秋日食三十六。食正陽之月者三爾。以人占天。是固兵連不解。民罷不堪之憂。亦恐郡臣失職。有以召之。昔唐越王之亂。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詔趣行刑。狄梁公密表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恐犯好生之德。夫梁公豈不知申救逆人。爲不可哉。以爲寧失不經。不可損好生之德。及開元間。張曲江爲相。建議廢放之人。宜徙惡地。衣冠彌寃。自今觀之。必以曲江之議爲是。而申理逆人。爲非也。然文正以梁公爲愛君。而劉播州。以爲九齡深刻。卒以不祀。蓋陰謫最大耳。由是而言。曲江之刻不如梁公之恕也。相公起救塗炭。有至誠憂天下之心。誠能酌春秋誅首惡之義。察易經復遇之變。鑒曲江刻深之咎。廣梁公平恕之仁。少寬討論之禁。而不以理逆人爲非嫌。使姦回革心。遷善遠罪。則干羽之舞。可以招撫懷遠。而桀黠之。

虜可以不戰而臣矣。上黨子坑卒四十萬於長平。西漢書陳餘傳。趙王使張鷺

略上黨。馮奉世傳。奉世其先馮亭爲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大行道。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據上黨城而降以趙。東漢書郡國志。上黨郡秦置。雒陽北千五百里。十三城。戶二萬六千二百二十二。口

十二萬七千四百三。長子山海經曰。有發鳩之山。章水出焉。上黨記曰。關城都尉所治。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去郡六十里。即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戾太子者也。茂即葬其山。屯留絳水出。上黨記曰。有鹿谷山。濁漳所出。有余吾城。在縣西北三十里。銅鞮。上黨記曰。晉別宮墟關。猶有北城。去晉宮二十里。羊舌所邑。左傳成九年。晉執鄭伯於此。沾山海經曰。有少山。其上有金玉。其下有銅。郭璞云在此。涅有闕與聚。史記曰。趙奢破秦兵。闕與山海經云。謁戾之山有金玉。沁水出焉。南派注于河。郭璞曰。在涅襄垣。上黨記曰。邑帶山林。茂松生焉。壺關有黎亭。故黎園文王戡黎即此也。上黨記曰。東山在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無署。泫氏有長平亭。史記曰。白起破趙長平。上黨記曰。白城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高都。前志曰。有天井關。戰國策曰。桀居天井。即天門也。博物記曰。縣南地名即垂。潞本國左傳

哀四年。齊伐晉壺口。杜預曰。潞縣東有壺口關。上黨記曰。潞濁漳也。縣城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又東北八十里有黎城。臨壺口關。至建安十一年。從沕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梁以通于海。猗氏漢書音義。縣出鷄陽阿侯國。穀遠上黨記曰。有羊頭山。沁水所出。隋書地理志。上黨郡後周置潞州。隋書地理志。上黨縣舊置上黨郡。開皇初郡廢。有壺關縣。大業初復置郡。廢壺關入焉。有羊頭山。抱犢山。杜佑通典上黨郡。東至鄴郡三百里。南至高平郡一百九十里。西至平陽郡三百九十里。北至樂平郡四百七十里。東南到鄴郡林慮縣界一百四十里。西南到陽城郡沁縣界一百九十里。西北到太原府四百五十里。東北到廣平郡武安縣界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九十里。去東京四百六十里。戶六萬七千九百四十四。口三十七萬二千三百六十。上黨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即此。漢爲壺關縣。長子漢舊縣。漳水所出。周史新甲所封。左傳曰。晉人執衛石買於長子。即此。潞城春秋潞子國。漢舊縣。壺關古黎國。地有羊腸坂。王莽命左威將王嘉曰。羊頭之阨。北當燕趙。後魏移壺關縣於此。有壘山。銅鞮水名。漢縣。春秋晉國銅鞮邑。羊舌赤爲邑。大夫有闕與故城。漢韓信擒代相夏說於此。武鄉漢垣縣地。屯留漢舊縣。又有漢徐吾故城。在

今縣西北有鹿瀆山。絳水所出。黎城漢潞縣地。隋改置之。因縣東故黎城爲名。

有壺口故關。涉漢舊縣。有清漳水。襄垣漢舊縣。朱子語類上黨即今潞

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

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

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窪中山極高。伊川云太行山千里一塊石。

濶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又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

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燒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

侈泰。如何都得。問程氏外書。天下獨高處。莫如河東上黨者。言上與天爲

黨也。澤州北望。有桑林村。蓋湯自爲犧牲處。湯十一遷所居。皆言毫却似

今言京師之比。唐薛許昌詩。送人歸上黨時。潞寇初平。燕臺基壞穴狐蛇。

計拙因循歲月賒。兵革未銷王在鎬。桑蠶臨熟客還家。罪微對岸漳邊雨。堆阜隣疆薊北沙。若到長平戰場地。爲求遺鏃辟魔邪。黨州

舊唐書地理志。黨州古西甌所居。秦置桂林郡。漢爲鬱林郡。唐置黨州。失

起置年月。與平琴州同土俗。西至平琴治所二十二里。天寶元年以黨州

爲寧仁郡。乾元元年復爲黨州。建中二年二月廢平琴州併入領縣四戶

一千三百口七千四百。京師地理與平琴州同。南至牢州一百里。北至繡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

州五十里東南至容州一百五十里北接繡州界百餘里也。輿地紀勝唐置黨州或爲寧仁郡。國朝會要云。黨州寧仁郡開寶五年廢黨州省容山懷義撫康勞善四縣。入南流縣隸鬱林州。黨氏民族言行錄左傳晉大夫黨氏之後。魯耦鄭鼓父與黨叔爲一耦。氏族畧黨氏公族見釋例周世族譜。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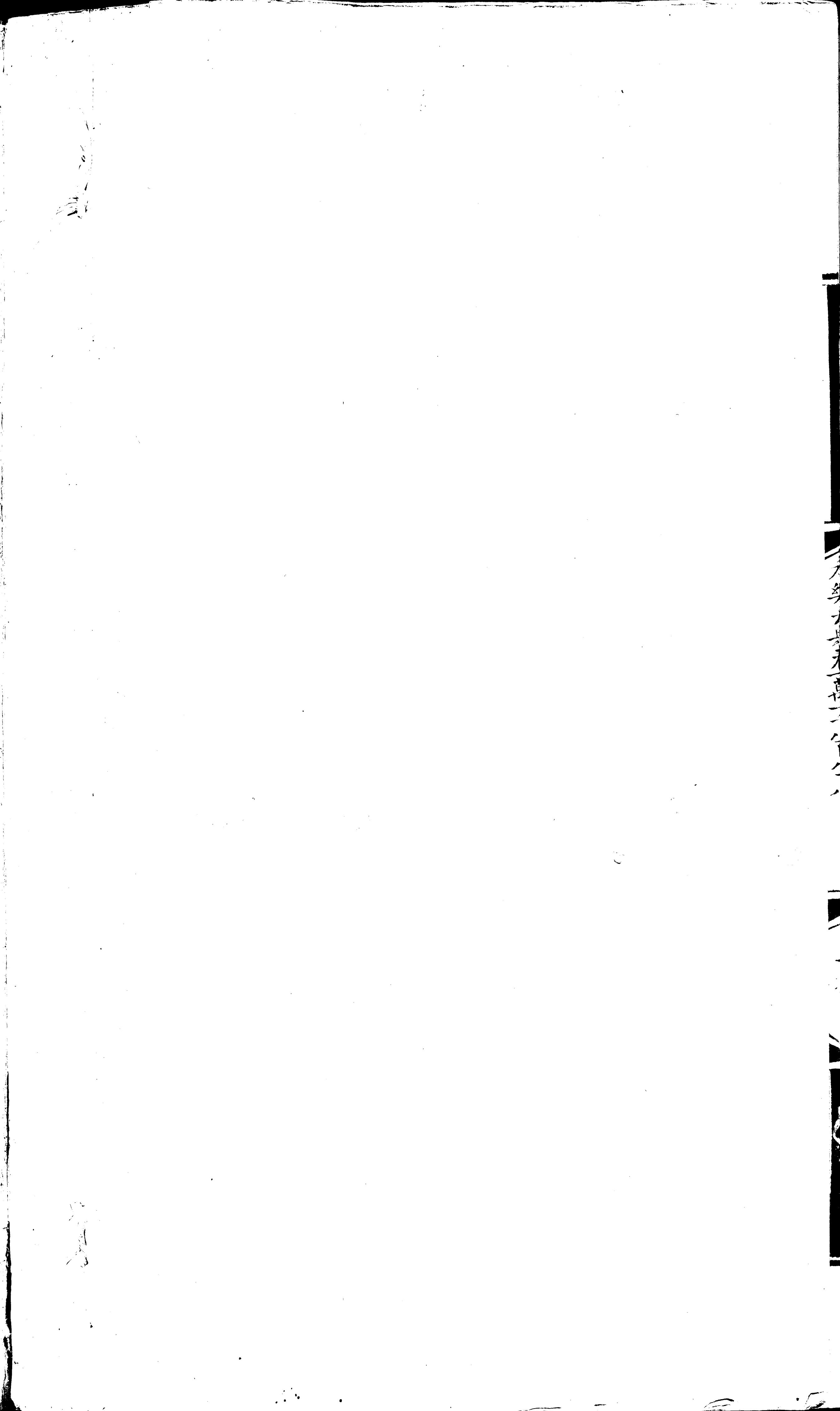
學士臣胡正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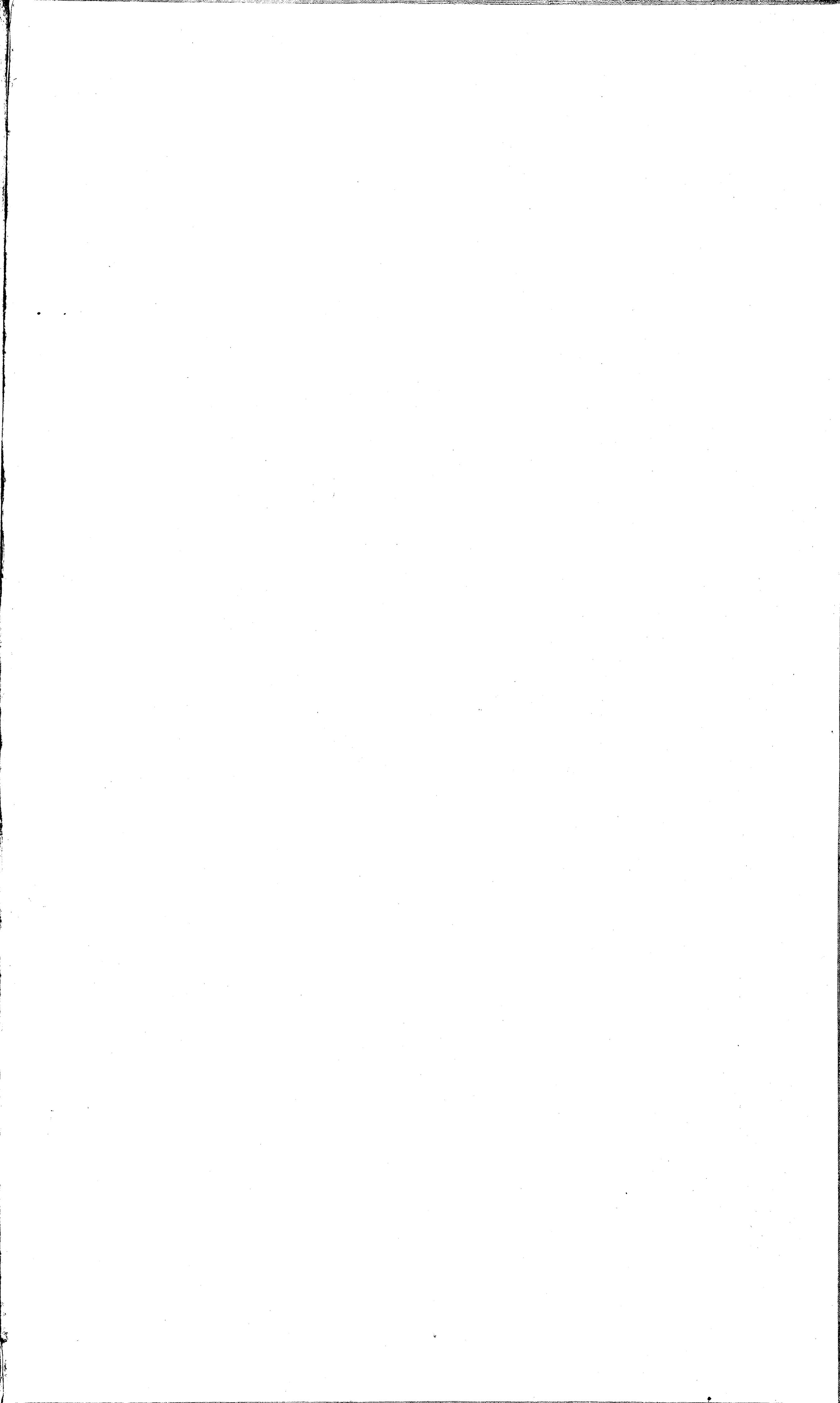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王允呂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輅





Bought from Messrs. Lurgac & Co.
April 1907

Gr 61.d

